

日本終生教育的發展與現況

王家通

壹、前言

終生教育 (life-long education)，顧名思義，乃是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人生過程的教育。這種教育，在觀念上或思想上，雖然自古即已存在，但成爲一種教育政策，計畫將其落實到實際措施上面，則是最近以來的事情。

一九六〇年第二屆世界成人教育會議在加拿大的孟特婁 (Montreal) 舉行時，曾經使用過 *life-long education* 一詞，以表示成人教育不應被當做學校教育以後的「繼續」教育，而應該當做是「連續性」過程的一部份。

一九六五年在法國巴黎召開成人教育促進會國際會議時，更進一步把它改爲 *life-long integrated education*。在這裏，加上 *integrated* (統合的) 一字，意義相當重要；不但將過去的繼續教育、成人教育，看成是「連續性」教育過程的一部份，而且認爲所有的教育，包括學校教育、成人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在內，都應該是統合成一體的。(註一)

當然這種所謂「連續性」或者「統合性」的終生教育觀念，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有困難，例如

就「連續性」來講，目前的教育制度，大都分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三個階段，而初等教育之前又有學前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後又有成人教育；這些各階段的教育之間，如何使其銜接良好，而真正成爲一個連續性的教育過程，且落實到具體的制度上面，則並不簡單。再就「統合性」來講，近代以來，學校教育迅速發達的結果，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的功能已爲之失色。到了現代，「學校教育」幾乎已經變成「教育」的代名詞；講到「教育」，就只想到「學校」。在這種狀況底下，要打破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三者的界線而真正將其統合起來，則更不簡單。因此，才有人認爲，終生教育仍然停留在觀念、原則或一連串的關心及研究方向而已，並沒有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制度上面。（註二）

但是今天，學校教育之一枝獨秀，確實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必須設法矯正、調整。比較具體的做法是讓那些未及時接受學校教育的人，能有機會再接受，或讓那些目前未在正規學校接受學校教育的人，也能接受某種形式的教育，換言之，讓一個人，從出生到老死爲止，隨時都有機會接受某種形式的教育。其次，由於在現行體制底下，只有學校的文憑才有人承認，因此，必須讓那些接受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的人，也能獲得與學校教育相等的資格，於是學校的開放，或學校教育與其他形式的教育之間的資格的互相承認等等措施乃逐漸普遍起來，這也就是學校教育的一種彈性化措施。以上兩種措施，一個是基於連續性觀點，另一個是基於統合性觀點，所採取的具體做法。日本近年來所採取的終生教育措施，基本上也是由這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的。

在日本，開始產生這種現代意義的終生教育的觀念，亦即企圖使終生教育的理想，落實到實際的

教育措施上面，是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事情。當時波多野完治教授曾經出席上述在巴黎召開的成人教育促進國際會議，而開始接觸到 *life-long education* 或 *life-long integrated education* 等等終生教育有關的觀念。不過這種觀念真正受到普遍的重視而引起討論的則是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的事情。因此，有關終生教育的研究、著作幾乎都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出現，到了近年，則已經成爲政府的一項重要的教育措施。

貳、學前教育與終生教育

一、背景

日本的學前教育機構有兩種，一種是幼稚園，一種是保育所。幼稚園的歷史可以溯自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學制」中所規定的「幼稚小學」，其收受對象爲滿六歲以前的小孩。惟當時實際上並未設置此種小學，「學制」的規定等於具文。

在日本，第一所幼稚園，是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在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現東京御茶の水女子大學）所附設的幼稚園。（註三）後來的幼稚園大都以這個幼稚園做爲範型。設置初期的幼稚園是一種上流社會的特權機構，其性質在補充家庭教育，並奠定學校教育的基礎。但是到了明治二十年以後，幼稚園做爲學校教育基礎的性質乃逐漸消失，而只剩下家庭教育的補充，而與學校教育予以區分開來，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八）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置規程」即規定，「幼稚園爲收受年滿三歲至小

學就學前的幼兒而施予保育的場所」(第一條)，「幼稚園保育幼兒，應培養其身心健全的習慣，以補充其家庭教育」。這種良好習慣之培養及家庭教育之補充，而不涉及學校教育的觀念，乃成爲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幼稚園的一項特徵。(註四)

與幼稚園不同，托兒所的起源係基於貧民階級的社會需要。在日本，第一所托兒所據傳係由赤澤鐘美於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在新潟靜修學校所附設的托兒所。其目的主要在於受托照顧幼兒，後來，明治二十五年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細川潤次郎亦將其附設幼稚園設置「分室」，免費收容貧民幼兒。明治三十三年，受教於細川的野口幽香更設置了「二葉幼稚園」，收容貧民幼兒，而將幼稚園的招生對象擴大到貧民階級，而有「貧民幼稚園」之稱。(註五)

到了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政府公布「幼稚園令」，曾經企圖使幼稚園大眾化，但並未實現，因此，到昭和時期以後，乃有改革托兒所的構想，企圖將三歲以上的幼兒納入幼稚園，而另外設置托兒所，收容三歲以前的嬰兒，以統合學前教育的「教育」與「保育」工作，但是並未成功。

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學校教育法公布，幼稚園開始納入學校系統裏面。另外托兒所則依「兒童福祉法」規定，改稱爲「保育所」，而成爲一種福利設施。並與幼稚園分屬不同機關管轄。

二、發展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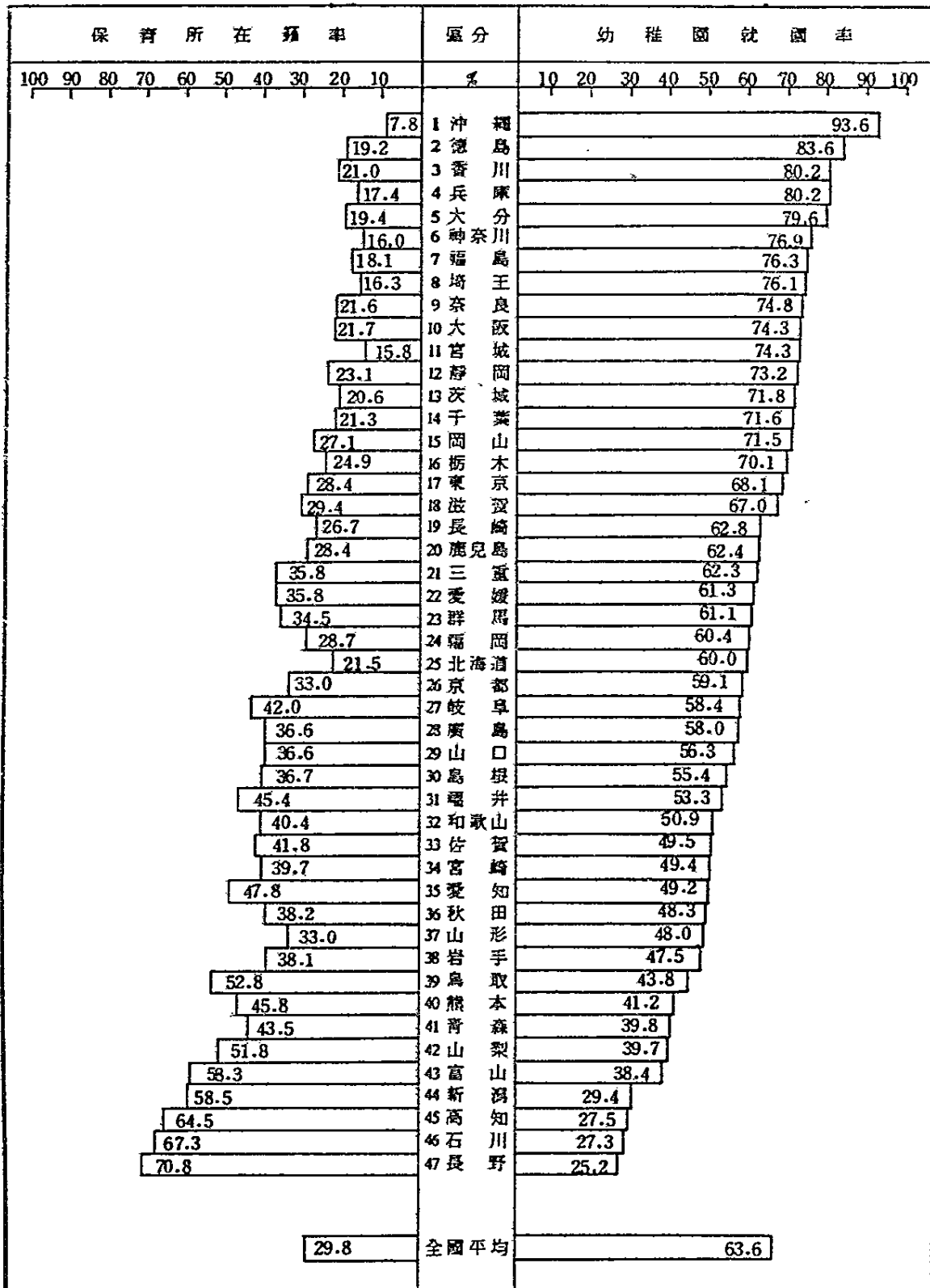
從終生教育的觀點來講學前教育最重要的工作在於普及。根據統計，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五月一日當時，日本幼稚園總數共有一五、一八九所，其中國立者四八所(〇·三%)，公立者六、

二六七所（四一・三%），私立者八、八七四所（五八・四%）。可見日本的幼稚園以私立佔多數，惟公立者亦達四〇%左右。至於保育所，則根據厚生省調查，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十月當時，全國共有二二、八九九所，其中公立者一三、七九五所（六〇・二%），私立者九、一〇四所（三九・八%）。可見保育所與幼稚園相反，以公立者居多。（註六）

其次再就普及率而言，根據調查，昭和六十一年四月進入小學校的新生中，修畢幼稚園的百分比（稱爲「就園率」），全國平均達六五・六%，至於保育所五歲幼兒的在籍率則爲二九・八%，兩者合計共達九三・四%。換言之，日本五歲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比率約爲九三%。就一般而言，幼稚園比較普及的都道府縣，保育所較少。反之，幼稚園比較少的縣份，保育所則較普及。其中，幼稚園最普及的縣份是沖繩縣，其五歲幼兒的就園率達九三・六%，而保育所的在籍率則只有七・八%。長野縣則屬於另一極端，其五歲幼兒的就園率只有二五・二%，而保育所的在籍率（五歲）則高達七〇・八%。詳細狀況如圖一所示。（註七）

以上所述只是五歲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狀況，但從終生教育的觀點而言，還有四歲以下幼兒及嬰兒的教育狀況。根據調查，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四歲幼兒及三歲幼兒接受幼稚園教育的比率分別爲五二・五%及一三・一%。同年保育所的在籍率則爲四歲幼兒三〇・九%，三歲幼兒二六・九%。幼稚園與保育所合計爲四歲幼兒八三・四%，三歲幼兒四〇%。可見三歲以下的學前教育制度仍不普及。（註八）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從終生教育的觀點而言，日本的學前教育，在四、五歲幼兒階段雖已相當



圖一 幼稚園、保育所普及狀況（5歲兒）

資料來源：日本教育年鑑，ぎようせい，一九八八，頁四〇。

普及，但三歲以前則仍有待加強。而其中保育所部份且仍非純粹的教育機構。其性質、目的與功能，與幼稚園之間有部份重疊的現象。因此最近不斷有人提出「幼保一元化」或「保育一元化」的主張。(註九)但是在制度上如何使之一元化則仍未獲得一致的看法。解決的方法可能只有盡速謀求幼稚園的普及。惟就上面的分析可知日本的幼稚園仍以私立為主，因此，要使保育所完全教育機構化，可能還須要一段時間。

最後，既然學前教育尚無法從零歲開始完全實施，而且學前教育就性質言，也不宜全日在教育機構實施，是則家庭教育應成爲學前階段重要的終生教育場所。但是家庭教育很難像學校教育一樣予以制度化。因此，只能依賴家長的不斷接受教育，間接地謀求家庭教育的改進。不久前才提出四次報告書的臨時教育審議會亦對於家庭教育寄與很大的期望。(註一〇)

叁、學校教育與終生教育

現代教育，以學校教育的組織最爲嚴密。以至於形成一種學校教育即教育之全部的一種錯誤觀念。因此從終生教育的觀點而言，最重要的是設法恢復學校教育的彈性，使其能與其他種類的教育互相溝通、交往。在這一方面，近年來，日本學校制度已有多項措施正在進行。茲分述如下：

一、通訊教育課程

日本的高等學校及大學均設有通訊課程，即函授制（日語稱：「通信教育」）。通訊課程的目的在於便利不同年齡、職業及居住處所的青年，均有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根據文部省調查，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設有通訊課程的高等學校，共有八十六校，其中獨立校十三所，合併設置者七十三所，總共八十六校。另外協助辦理通訊教育的高等學校共三二九所。參加通訊制課程的學生數達一九、三二四人。（註一一）

在大學方面，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法政、慶應、中央、日本女子、日本及玉川等六大學即已開始辦理通訊教育，截至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止，已有十三所大學設有此類課程。學生數達一一三、四八一人，其中屬於正規課程的學生有九八、五三三人。開設課程以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家政、教育、教養學部等為主。

另外在短期大學方面，同年也有六一、四三五人，其中屬於正規課程者有一六、八三七人。（註一二）

二、單位制高等學校

日本政府接受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建議，修訂「學校教育法施行規則」，並制定「單位制高等學校教育規程」，自本年（一九八八）四月開始辦理一種完全根據單位的累積以取得畢業資格的「單位制高等學校」，以適應不同生活環境的青年學子的需要，擴大高等學校的就學機會。（註一三）

三、學校的開放

學校教育要發揮終生教育的功能，除了如同上述提供一般社會青年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正規教育的機會而外，另一種方法是學校資源的開放。其方式因學校的性質而不同，例如在中小學，有的學校將校區分成開放區與非開放區。而將一部份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的場所，如體育館、會議室、音樂室、勞作室、家庭科教室、圖書室、視聽教室等定為開放區，開放給社區民眾利用。並配合民眾的需要，在設施上做適度的調整。(註一四)又如有的高等學校利用其人力、物力資源，設置開放講座，收受社區民眾，配合學校的資源與民眾的興趣，利用週末，實施教育，使學校資源與社區需要密切結合。(註一五)

大學方面、人力、物力的資源更為豐富，因此對於社會青年的進修，更具吸引力。惟因進入大學須要參加入學考試，而一般社會青年高等學校畢業日久以後，往往無法與年輕的應屆畢業生競爭。爲了補救這一點困難，有的大學，如主教大學法學部即自昭和五十四年(一九七九)以來，採取一種變通入學考試方式，稱爲「社會人入試」，爲高等學校畢業後，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一段時間，而想繼續完成大學教育的民眾，特別開出一條路，讓他們方便進來。其方法爲將入學考試分成兩類，一類以高等學校剛畢業的爲對象，一類則以一般社會青年爲對象。報考後一類者以高等學校畢業四年以上爲先決條件。經過「社會人入試」考試進來的學生所修的課程，與一般學生並無不同，只是給他們入學的方便而已。其考試方法分筆試與口試兩部份，筆試部份又分論文與英語兩科，英語部份可以帶字典進

考場，口試部份則根據其書面資料面談，並聽取其經驗及見解。根據該校報告，這一部份學生求學認真，發問、討論均比一般年輕學生熱烈，而使教室變得更為活潑。（註一六）這一點，我們擔任教師進修班次的教授，當有同感。我國過去研究所入學考試也有部份大學採取類似上述方法，後來雖經教育部認為有違公平而禁止，但從終生教育的觀點來講，亦不無研究餘地。

除了上述入學考試的彈性化外，尚有一種專門為社會人士設計的大學開放課程。目前日本國、公、私立大學約有七成以上設有公開講座。不過這些公開講座大都只是大學附帶的事業，並未把它當做大學內主要的工作來辦理。近來，基於終生教育的觀點，部份大學開始在大學內設置特定單位，辦理經常性大學開放講座事宜。其名稱一般稱為「大學教育開放中心」。東北大學首先在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開始設置以後，金澤大學繼於昭和五十一年、香川大學則於昭和五十三年，相繼設立，到了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又有德島大學設置「大學開放實踐中心」。私立大學方面則有早稻田大學，設置「推廣中心」（extension center）等等。（註一七）

大學教育開放中心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終生教育的機會並做相關之研究。以香川大學為例，其開放中心沒有管理委員會，由學部長等成員組成，並有運營委員會，由各學部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中心設有中心長、專任教授、辦公室等專用設施。中心所辦的業務主要有下列事項：

- (一) 開辦大學開放講座供社會人士進修；
- (二) 為社區社會教育從業人員辦理各種講習班及研習會；
- (三) 調查、研究有關大學教育開放事宜；

(四)蒐集、整理大學教育之開放有關的資料；

(五)其他必要之事項。

總之大學教育開放中心的宗旨係基於終生教育的理念，企圖將大學的研究及教育成果主動開放給社會，以達成開放性大學的第三功能。

肆、成人教育機構與終生教育

傳統上，正規的學校畢業（或中學、或大學）以後，一般人都是進入社會從事工作，而不再接受有計畫的教育。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達，尤其近年以來的知識暴增，繼續接受教育的必要性隨之增加。於是乃逐漸發展出一種補充性質的教育機構，給那些學校畢業進入社會從事各行業工作的人進修。這種機構大多從補習班或補習學校的形式發展起來，時間久了逐漸制度化以後，有的也會變成十分類似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構。這些繼續教育機構或擴充教育機構，也扮演重要的終生教育的角色。在日本此種類型的教育機構，重要者有下列幾種：(1)各種學校、(2)專修學校、(3)放送大學。茲分述如下：

一、各種學校

日本的「各種學校」，是在一般大中小學以外，性質複雜的各種教育機構，類似我國的補習班或

補習學校的性質。日本戰後，模仿美國學制，結果中等以上的教育迅速普及，導致學校的畢業證書已經不能證明一個人的能力或學力，而變成了一種個人身份的裝飾品。（註一八）換言之，學校對大多數的人來講只是獲取某種「身份」或「頭銜」的地方，但不一定是培養能力的場所。有的甚至在文學院學英語，卻不會英語會話，而必須去「英語學院」（各種學校）加強。在這種狀況底下，「各種學校」乃應運而生。它們不注重入學資格、修業年限、或畢業文憑，而強調一技之長的謀生的「實力」，可說是真正的能力本位教育。因此，發展迅速，而種類極為複雜，無法以特定名稱予以概括，乃名之為「各種學校」。（註一九）

這些「各種學校」對於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所提供的技術、能力的訓練貢獻極大。有的不但水準高，制度也相當健全。因此，政府乃於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修改學校教育法，將「各種學校」中比較制度化者改制為「專修學校」。

由於各種學校自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以後，有一部份已改為專修學校，因此，無論學校數或學生數，近年來均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表一）。其中學校數由一九六七年的七千校，減為一九八六年的四千餘校；學生數在同一時期，由一百萬餘人減為四十八萬餘人。各種學校絕大部份均為私立，以一九八六年度為例，四、一二四校中，四、〇一四校為私立，佔總數的九七·三%；公立一〇二校，佔二·五%；國立只有八校，佔總數的〇·二%而已。學生的就讀類別包括：人數最多的升學補習班及汽車駕駛班，另外還有商業實務、家政、文化、教養、醫療等等。其修業期限大多在一年以上，佔全部的五·二%，一年以下者則佔三四·八%。其入學資格規定為高等學校以上者，除升學補習班

表一 各種學校學校數、教員數、學生數的變化情形

區分	學校數			教員數		學生數				
	計	國立	公立	私立	專任者	兼任者	計	男	女	
一九七六	七、〇〇〇	一七	二五三	六、七三〇	九八、六一三	三八、一六〇	六〇、四五三	一、〇八七、一七〇	四四三、三四四	六四三、八一三
一九七七	六、〇九四	一五	二三五	五、八五四	七六、七九五	三〇、四四五	四六、三五〇	八七〇、一〇三	三九〇、四七五	四七九、六二八
一九七八	五、七三七	一三	一八八	五、五三六	六六、六九九	二七、九三六	三八、七六三	七八一、〇三二	三五四、五九五	四六六、四三六
一九七九	五、五〇八	一三	一七五	五、三三二	六四、六八〇	二七、七二〇	三六、九六〇	七七〇、九五九	三五九、一六八	四一一、七九一
一九八〇	五、三〇二	一一	一五五	五、一三六	六〇、七六四	二六、四七八	三四、二八六	七三四、四〇一	三四三、九五七	三八〇、四四四
一九八一	五、〇二七	一〇	一四三	四、八七四	五四、五三五	二四、八九三	二九、六三三	六五九、九六七	三五、六〇四	三四四、三六三
一九八二	四、八六七	九	一四二	四、七二七	五三、一〇三	二四、〇八三	二九、〇三〇	六二七、六八八	三五、〇一四	三二二、六七四
一九八三	四、六七四	九	一三五	四、五三〇	五一、六二六	二三、一五六	二八、四六〇	六〇五、九四四	三一〇、五四〇	二九五、四〇四
一九八四	四、四七四	九	一三〇	四、三四五	五〇、〇九二	二三、七三二	二七、三六一	五七九、二七四	三〇一、一四九	二七八、一二五
一九八五	四、三〇〇	八	一二三	四、一八〇	四九、五三二	二三、〇一〇	二七、三三二	五三〇、一五九	二七一、六九五	二五八、四六四
一九八六	四、二三四	八	一〇三	四、〇二四	四七、九四四	二二、〇八二	二六、八六二	四八三、四三九	二三八、七九四	二四四、六五四

資料來源：日本教育年鑑，ぎようせい，一九八八，頁八四。

外，約有三萬人，此一部份可說是相當於高等教育程度的各種學校。如果將這一部份的學生數加上後面將要敘述的專門學校學生數，則總數達四十七萬人，比同一程度的短期大學學生尚多出七萬人。

(註一〇)

二、專修學校

如同上述，專修學校係在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修訂學校教育法，將「各種學校」改制而成。其重要法規，除了學校教育法及其施行規則而外，並訂有「專修學校設置基準」。

根據上述法規規定：專修學校的目的在於培養職業或實際生活所必需的能力，並提昇其教養的程度。修業年限規定為一年以上，全年授課時數八百小時以上，學生數四十名以上。課程分為三種：一種為高等課程，以中等學校畢業為入學資格；一種為專門課程，以高等學校畢業為入學資料，另一種為一般課程，無入學資格之規定。高等課程得稱為高等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得稱為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自一九七六年改制以來，無論學校數，或學生數均有日漸增多的趨勢。由表二可以看出，一九七六年新成立當時，學校數只有八九三校，學生數十三萬餘名，到了十年後的一九八六年，學校數增加到三千餘校，學生數增至五十八萬七千餘名。就學校規模來看，大部份學生數均不多，其中不滿設置標準四十人者達七五三校，八十名以下的學校佔了總數的四五·六%。惟學生數在一千人以上的學校也有八十一校，這些大規模學校多係由準學校法人或學校法人所設立。再就設置主體來看，專修學校仍以私立為多，總數三、〇八八所中，私立者佔二、七三八所，公立與國立分別只有一

表二 專修學校學校數、教員數、學生數的變化情形

區分	學校數			教員數			學生數			
	計	國立	公立	私立	計	專任	兼任	計	男	女
一九七六	八九三	四	二六	八一九	一八、七二四	六、五九三	一三、一三二	一三、四九二	二七、〇六七	一〇四、四三五
一九七七	一、九四二	一九三	八〇	一、六六九	五、九四三	一五、七九六	四、一四六	三、六、七九〇	九九、八七三	二、五、六、九一八
一九七八	二、二五三	一九〇	一二四	一、九四九	六、八、九八五	一八、二二四	五〇、七七一	四〇六、六一三	一一九、六六六	二、八、六、九四七
一九七九	二、三九五	一九四	一三三	二、〇五九	七、四、九五二	一九、〇五六	五、八、九六	四一〇、九三〇	一二九、八七一	二、八、一、〇五九
一九八〇	二、五三〇	一八七	一四六	二、一八七	八〇、九三六	二〇、二二七	六〇、七一九	四三三、九二四	一四四、九七六	二、八、七、九三六
一九八一	二、七四五	一九三	一五八	二、三九四	九〇、〇七四	二二、八五七	六八、二二七	四七二、七八五	一七〇、三九五	三〇二、三九〇
一九八二	二、八〇四	一八九	一五九	二、四五六	九一、九四七	三三、二二三	六九、七三四	四七八、九三四	一七九、八〇四	二、九、九、一三〇
一九八三	二、八六〇	一八五	一六〇	二、五二五	九五、二二二	三三、六六六	七二、五九五	五二二、一八〇	二〇三、二二五	三〇八、九六五
一九八四	二、九三六	一八〇	一六九	二、五八七	九八、八二五	三三、五三〇	七五、二八五	五三六、五四五	二二九、二七七	三、七、二、六八
一九八五	三、〇二五	一七六	一七三	二、六六四	一〇三、二四	三四、二三八	七七、八七六	五三八、一七五	二三五、九九〇	三、二、一、八五
一九八六	三、〇八八	一七四	一七六	二、七三六	一〇七、四〇二	三五、六三三	八一、七八〇	五八七、六〇九	二五五、二九七	三、三、三、三二

資料來源：日本教育年鑑，ぎょうせい，一九八八，頁八二。

七六所及一七四所。再就課程別來看，三種課程中，以專門課程的人數最多，達四三四、四八九人，佔總人數的七三·九%，其次高等課程九萬餘人，一般課程則約為六萬人。又其中高等課程的專修學校，根據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建議，政府已指定其中制度較健全者，畢業生可以投考大學。

近年來，爲了建立終生教育的體系，臨時教育審議會曾經建議政府，建立專修學校及大學之間的單位互換及單位累積計算的制度，使專修學校與傳統正規大學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註二）今天，專門學校的發展已有超過短期大學之勢，其在高等教育中所佔的地位與角色，已爲一般所肯定，而從終生教育的觀點來講，更是社會青年充實知能的重要教育機構。

三、放送大學

放送大學相當於我國的空中大學，是實施終生教育的一個重要教育機構。日本現有唯一的一所放送大學，設立於一九八三年四月，而自一九八五年四月開始招收第一期學生。在放送大學成立以前，一九八一年六月，政府即先公布「放送大學學園法」。放送大學即是根據此法而成立者。（註三）

目前放送大學只設教養學部，其中分成三種課程：（一）生活科學，（二）產業、社會，（三）人文、自然。「生活科學」課程又分成1.生活與福祉，2.發展與教育兩個專攻；「產業、社會」課程又分成1.社會與經濟，2.產業與技術等兩個專攻；「人文、自然」又分成1.人類的探究，2.自然的理解等兩個專攻。目前所開設的科目達二三四科目（一九八七年四月當時）。其中電視科目有一一七，收音機科目有一一六，其他體育一科不用電視或廣播。學生除了利用電視、廣播學習外，並有教科書的研讀，其

中一部份科目並須隔週到學習中心(全國六所)參加面授。經過各學習中心考試及格，單位即獲認定。

放送大學的學生種類分：「全修生」、「選科生」、「科目選讀生」及「特修生」等四種。全修生最長可讀十年，修滿一二四單位以上，通過「畢業研究」，即可取得大學畢業資格。選科生只在學一年，科目選讀生只在學一學期。特修生係為未具備全修生資格(高校畢業)的學生而設，學生修滿十六單位即可進升全修生。另外還有一種「特別選讀生」，係其他大學為了交換單位而來的學生。

(註三)

根據一九八六年第一學期統計，各類學生人數如下：(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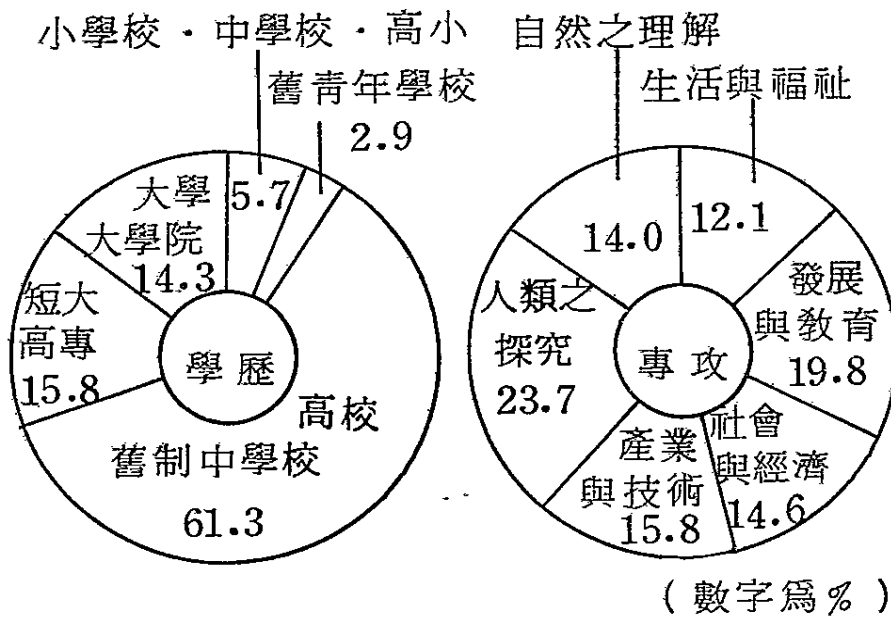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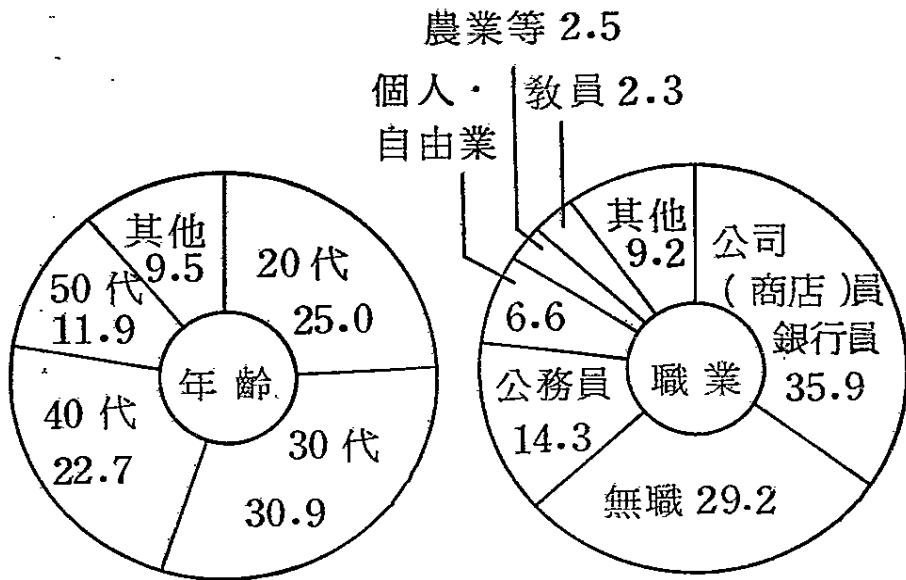
(一)全修生：一〇、三四五人。

(二)選科生：四、一一五人。

(三)科目選讀生：一、二九〇人。

(四)特修生：一、四六二人。

合計共一七、二二人，人數看起來似乎不多。至於各種學生的屬性如圖二所示。根據圖二可知，就年齡而言，以三十至四十歲者為最多，約佔總人數的四〇%，其次為二十至三十歲，約佔總人數的二三%。就職業類別而言，以公司、銀行業為最多，約佔總數的三六%，其次為未從事任何職業者，約佔總數的二九%。就學歷而言，以高等學校或舊制中學畢業者為最多，約佔總人數的六一%，將近三分之一，蓋因放送大學的程度大致相當於四年制大學。最後就專攻領域來看，似乎相當平均，沒有太大的差別。惟有關人類(性)的探究、發展與教育，似乎稍比社會、經濟、產業、技術領域



圖二 一九八六年第一學期放送大學生屬性

說明：20代係指20歲至未滿30歲者而言，餘類推。

資料來源：日本教育年鑑，ぎょうせい，一九八八，頁七〇。

爲多。

根據報導，目前放送大學仍存有一些問題，如1.課程缺乏體系，2.師生之間的溝通仍不完全，3.教育水準有待提升，以博取社會對放送大學畢業生的較高評價，4.學生的歸屬感不足，5.範圍仍只限在關東地區，尙未能完全達成「遠隔教育」的目標。（註二五）

伍、社會教育設施與終生教育

終生教育是從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全程的教育，因此，無論如何週延的設計，均無法單靠「學校」這種特定的機構來完全負擔其責任。學校教育只能在固定的時間與一定的年齡階段實施。超出了這些固定的時間與年齡階段，學校教育即無能爲力。必須要依靠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來配合。以下擬再就日本的社會教育設施與終生教育的關係加以說明。

一、公民館

公民館係戰後根據社會教育法（昭和二十四年）的規定而設置。根據社會教育法規定，公民館的目的在於爲市町村居民，辦理實際生活有關的教育，舉辦學術、文化有關的各種活動（第二十條）。類似我國的社會教育館或社區活動中心，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教育機構。根據社會教育法規定（昭和六十一年，即一九八六年最後修訂，以下同），公民館由市町村設置，惟法人亦得依法設置。根據

表三 公民館事業之實施及利用狀況

利用者	諸集會			學級・講座		年 度	
	利用團體數	利用次數	利用人數	個人利用人數	開設數		參加人數
	三九八、三五二	三、二五〇、七五六	八六、五〇三、六八五	一五、〇〇六、五八七		一九七八	開設數 一〇二、〇八八 參加人數 三、九三一、六四二
	五三五、五四一	四、八一、五九〇	一二四、五二四、五八五	二三、〇一四、四五二		一九八一	開設數 六九、四八六 參加人數 三、〇二九、六六〇
	六〇七、八八五	五、七〇〇、八一五	一四九、六二一、三六五	二六、八八〇、四五二		一九八四	開設數 一二〇、七七九 參加人數 五、七九五、三三六

資料來源：日本教育年鑑，ぎょうせい，一九八八，頁一八六。

統計，一九八四年全國共有公民館一七、五二〇館（含本館及分館），其中法人設立之公民館僅十八館。全國市町村，約有九一％設有公民館。（註二六）

公民館所辦理的事業，依社會教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包括下列各項：

- (一) 辦理青年學級。
- (二) 開設定期講座。
- (三) 舉辦討論會、講習會、講演會、實習會、展示會等。
- (四) 保存圖書、記錄、模型、資料等，並供利用。
- (五) 舉辦體育、娛樂等活動。
- (六) 與各種團體、機關保持聯繫。
- (七) 提供居民集會或其他公共之用途。

近年公民館的利用情形可由表三看出。根據表中資料，明顯可以看出近年來，利用人數急劇在增加。根據一項估計，日本公民館全年利用人次，可能達到一億八千八百萬人次以上。（註二七）

二、青少年社會教育設施

日本爲青少年而設的社會教育設施主要者有「國立青年之家」、「國立少年自然之家」、「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綜合中心」，以及各都道府縣等所設的「青年之家」、「少年自然之家」、「兒童文化中心」等等。

所謂國立青年之家，係以住宿訓練的方式，培育青年自律的活動能力，並增進其健康爲目的。有一點類似我國救國團每年爲中上學校學生所舉辦的自強活動。目前全國設有十三所此種國立青年之家。

(註一八)

國立少年自然之家係爲紀念「學制」公布一百週年而創設的，其目的在於鼓勵少年接近自然，以促進其健全發展，其活動常與地方公立的少年自然之家配合舉行。

國立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綜合中心，原係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的選手村，奧運結束後，即將其利用爲青少年集會、住宿研修活動的場所。

兒童文化中心係爲兒童或少年而設的文化活動機構。其目的在於便利兒童、少年接近週遭的文化財，主動參與文化活動，以培養其對於文化、科學方面的興趣。

根據調查統計，上述各種青少年社會教育設施的使用人數甚多。以一九八六年爲例，國立青年之家的使用人次達一百萬以上，而實際利用人數亦達四十七萬人以上。國立少年自然之家則全年的使用人次達四十七萬餘人次，實際利用人數達三十九萬餘人。(註一九)

三、婦人社會教育設施

日本的社會教育設施中，爲婦女而設的有「國立婦人教育會館」，及都道府縣或市町村所設立的公立「婦人教育會館」，其他也有財團法人或其他團體等民間所設的機構。根據統計，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當時，共有國立者一館、公立者五十六館、私立者五十二館。其他由地方教育委員會管理經營

的尚有七十館。(註三〇)

國立婦人教育會館設立於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屬於文部省的附屬機關。其設置目的在於促進婦女教育之發展，辦理婦女教育指導人員以及其他婦女教育有關人員的實踐性研習活動，並調查研究有關婦女教育的專門事項。該館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開設「資訊圖書室」，蒐集國內外婦女教育、家庭教育有關的資訊資料，供婦女們利用。繼於一九八六年，以「婦人的就學與教育、學習」為共同主題，辦理婦人教育設施研究集會、全國婦人團體研究集會、家庭教育學級研究集會、婦人學習活動專門講座、婦人國內交流集會、婦人國際交流集會、家庭教育國際研討會、家庭教育研討會、女性學講座等多項研習活動。

另外，公立婦人教育會館則為一般婦女提供各種資訊，並辦理各種研習活動，以提升婦女的知能。近年，臨時教育審議會以邁向終生教育做為口號，今後婦人教育設施功能的發揮將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陸、老人教育

終生教育的最後一站是老人的教育，日本目前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據估計，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全人口的一七%。為了應付這樣的社會，政府已於一九八五年，設置一個「長壽社會對策關係閣僚會議」，並於一九八六年制定「長壽社會對策大綱」。其中對於老人教育問

題、老人能力的開發與應用以及社會參與的促進等等均成爲老人教育的重要課題。就具體的老人教育措施來看，目前重要者有下列各項：（註三一）

（一）高齡者教室：

高齡者教室的目的在於提升適合老人的社會能力。主要的辦理場所是公民館，其他如福祉中心、休閒之家、市民文化中心、社區中心等等也辦理此項學習活動。其學習內容以趣味性、一般教養、保健之類者居多。

（二）高齡者人材之起用：

爲了使老人有工作機會，各縣及市町村多設有介紹所，老人可到介紹所登記，配合興趣，介紹工作。

（三）自願性服務人員養成講座：

這是培養自願服務人員的課程，在日本，這種自願服務人員的培養一向以青少年及婦女爲中心，近年來也提供給老人，其實施機構，一般爲公民館，其高齡者教室大致相同。

（四）退休後的準備學習：

這是以尙未退休的成人勞動者爲對象，由地方政府與企業機構合作實施的一種社會教育活動，目的在於促進其社區居民間的密切關係，發揮社區的教育功能。由地方政府聘請講師擔任講座，利用週末講座，社區學習或連携促進會等集會，實施教育。

（五）長壽大學及長壽大學院：

以上述高齡者教室爲基礎，實施比較系統化老人教育的是「長壽大學」(Korobuki Daigaku)，相當於我國高雄、屏東等地所辦之「長青大學」。東京都中野區於一九七三年創辦這種「長壽大學」其目的在於使老年人將閒暇生活過得更有意義，而增進其活力。該大學修業年限三年，課程並做有系統的設計。第一年實施廣泛的一般教養的演講與討論，第二年再就第一年所學的內容，用主題的方式做較仔細的討論，第三年則分成三組選修的課程。前期分成健康、宗教及文學三組，後期分成人際關係、生活與法律、鄉土史探訪等三組。

長壽大學之上還有長壽大學院(大學院即研究所)創設於一九八一年。其目的在於讓「長壽大學」畢業生做更高深的學習，以培養老人社區活動的領導者爲主要目的。修業年限一年，重點在於培養其領導的能力與技術。

柒、生涯教育局的設置

臨時教育審議會以邁向二十一世紀做爲其報告書的主軸，而終生教育將是二十一世紀教育的一項特徵。爲了有效推進終生教育，日本政府已於本(一九八八)年六月將文部省組織法加以修改，將原來的社會教育局改稱爲「生涯教育局」(日語「生涯教育」即我國所稱的「終生教育」)，並將該局移至全省各局之首，表示各局所管教育事務均應統合到「生涯教育局」。可見日本政府今天對於終生教育重視的程度。(註三二)

捌、結語

如前所述，終生教育往往只停留在觀念上的討論，而未能落實到實踐上面。細察過去日本有關終生教育的研究著作，雖然不少，但其內容也仍離不開只在觀念上打轉，即使講到幼兒教育與終生教育的關係，也只是在討論幼兒教育如何如何的重要，卻很少提到從終生教育的觀點來講，幼兒教育應如何實施。同樣，講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等的時候，也很少探討應有的具體做法（在我國狀況可能也差不多）。終生教育的重要性，是沒有人會懷疑的，重要的是各階段的教育應如何做，才能達成終生教育的目標。終生教育的理念，如果不能落實到能夠操作的程度，則仍只是停留在理念的討論而已，無實際用處。

要將終生教育的理念落實到「實踐」，筆者在前面提到兩個重點，一個是將學校教育未能完成的週邊領域，終生教育必須設法補充，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前教育、成人教育、老人教育等等。第二個是統合 (integrated) 的觀念，換言之，終生教育的最後目標，是要將學校教育與其他種類教育的界線完全消除，恢復教育的原來狀貌。

但是要做到上述兩點，談何容易，這也就是終生教育的理念未能完全落實到實踐上面的原因所在。因此，可能只有盡力而為，一方面盡量做學校教育以外的各類教育的補強，另一方面，進行學校教育與其他各類教育的統合工作。而前面所述日本的終生教育狀況，如學前教育、成人教育、社會教

育等乃是屬於學校教育的補強工作，而在學校教育階段所做的彈性化措施，以及社會教育局之改爲生涯教育局且提升爲文部省的首局，可說是統合的工作。當然無論是補強或統合的工作，距離終生教育的理想均仍甚遙遠，有待將來繼續努力。

附 註

- 註一：辻功著，「生涯教育の可能性」，第一法規，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頁七。
- 註二：市川昭午著，「生涯教育の理論と構造」，教育開發研究所，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頁三二—三三。
- 註三：見註一，頁四六。
- 註四：同上。
- 註五：同上。
- 註六：「日本教育年鑑」，ぎょうせい，一九八八，頁三九—四一。
- 註七：同上。
- 註八：文部省，「教育指標の國際比較」，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頁二—五。
- 註九：同註一，頁六九。
- 註一〇：參照教育政策研究會編著，「臨教審總覽」Ⅱ上卷，第一法規，昭和六十二年（一九八七），頁二二九—三四。
- 註一一：同註六，頁六七—六八。
- 註一二：同上，頁六九。

註一三：文部省，「文部時報」，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四月號（一三三五號）。

註一四：文部省，「文部時報」，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八月號（一三三九號），頁三八—四一，以東京都杉

並區第一〇小學的做法爲例。

註一五：同上，頁四二—四五；以京都府北桑田高等學校爲例。

註一六：同上，頁四六—四九。

註一七：同上，頁五〇—五三。

註一八：文部省，「文部時報」，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三月號（一一九八號），頁一一—二四。

註一九：王家通著，「日本教育制度」，復文，民七十三，頁一三五—一四二。

註二〇：同註六，頁八五。

註二一：見註一〇，臨時教育審議會第一次報告書。

註二二：詳見文部省，「文部時報」，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十一月號（一二九〇號）。

註二三：詳見註六，頁六九—七〇。

註二四：同上。

註二五：同上。

註二六：同上，頁二八五。

註二七：同上，頁二八七。

註二八：同上，頁二九三。

註二九：同上，頁二九四。

註三〇：同上，頁二九五。

註三一：詳上註，頁二五二—二五四。

註三二：文部省編，「文部時報」，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七月號（一三三八號）。